时间谜团被诗人一次次解开

——序春泥诗集《时间的河流》

□吉狄马加（彝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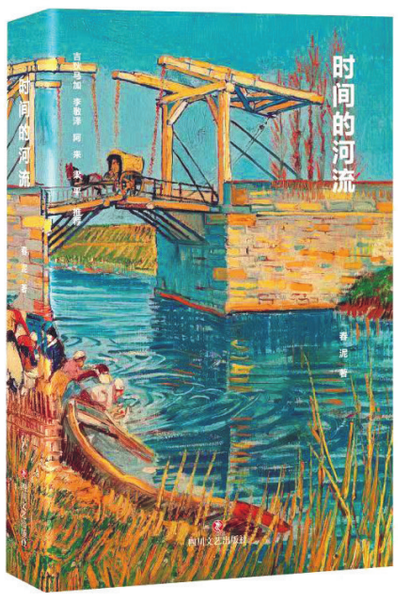
面对一个诗人的写作，我们可以有诸多理解和对话的方向。就春泥的这本诗集《时间的河流》而言，我主要结合诗人的时间意识来谈谈一些想法。

正如诗集题目所标识的那样，它们揭示了诗人长久以来都要面对的永恒命题，即诗人与时间和存在的互动、叩访与探询。这让我们想到当年孔子“逝者如斯”的浩叹，想到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

我们看到春泥一次次站在或寂静或喧嚣的时间背景之下：“*我看见世界正在沉沉睡去/大地铺开海浪和沙滩/黑夜在这一刻静止了喧哗/没有了婴儿的啼哭声/月亮升起来了//我匍匐着致敬那些褪去的潮/以及还残留着的贝壳们/人们留下的脚印张开了嘴/想象飞翔的天空一望无际/还在原地打转等待归期*”（《海边印象》）。春泥不断对时间境遇和时光流转做出回应或发出疑问，他倾听着时间表盘的细微声音，用心理潮汐对此做出应答。与此同时，诗人与时间的相遇并不是外在的、旁观者式的，而是将时间的感知和想象一次次转向内心。由此，时间被内在化、生命化和想象化之后就更具有共情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春泥的这些诗作体现出来的时间观。诗人并不是在俯视，而是采取了与万事万物等量齐观的精神呼应，由此诗歌的智性深度和沉思空间也就得到了提升与拓展：“*世界的变化也就在一瞬间完成/惊诧还没有完全消逝在水里/消息已经传递到万水千山之外/所有的人和事都停留在秋天*”（《在湖边散步》）。所以，春泥诗歌中的所有与时间相关的细节、意象和场景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细小和幽暗之物，都获得了诗人的精神观照，时间的谜团在诗人这里得以一次次地解开。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春泥这些与时间境遇密切关联的诗歌，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到传统农业文明的场景和意象，比如躬身劳作的场面，它们对应了古老的时间序列，也蕴含了现代性时间背景之下的巨变和转捩。在时间的河流中，诗人充当了灯盏和船只的功能，摆渡和指引是诗人面对时间时的经典动作。面对天空、黑夜和大地这样的永恒之物以及轮回的季节往复，诗人很容易产生迷惘的感受，永恒之物和瞬间之物在诗人这里被一次次掂量、比较和评估，这也正是千百年来诗人们所生发出来



的“千古愁”。对于春泥而言，他是同时站在过往、此刻以及未来的三个时间刻度来面对自我、生命以及整个世界的。

春泥的写作充满哲学意味的思辨。在他的诗行中，时间并非一种抽象存在，而是以距离、速度、季节、夜晚、白昼等形式，呈现出一种可感知的状态。“*也许白昼和流星之间的距离/正在不可避免地徐徐拉开*”（《海边印象》）。为了克服这不可逆的单向度流失，人类唯有通过提高速度、效率等方式，来让时间在我们的生命周期中呈现出重金属般的延展性。有一种科学理论认为，人如果能够以光速旅行，就能回到过去与曾经的自己相遇。“*这是一段奇妙的旅程/人们终将穿梭不息*”（《欣喜》）。这真是一个既难以证实也无从证伪的命题。尽管芝诺的“阿基里斯与龟”已经广为人知，但诗人显然不会为这些纯逻辑的悖论所困扰，正如“*出发和抵达都是一种收获/或许永远在路上才会遇见*”（《机场》）。在具体而微的可触摸的现实生活中，与时间、距离和速度相关的形而上哲学命题则改变了其面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诗人面前。“*世界瞬息万变又高深莫测/要停留在哪里，才算是抵达*”（《听见时间的声音》）。

在现实条件下，我们不能实现时空旅行，但我们可以在大地上奔跑。翻开《时间的河流》，从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多有关以“跑步”为题的篇什。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几达篇目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这充分表明，诗人不仅是一个言说者和思想者，更是一个生命诗学的践行者。不跑步的人很难想象，一个诗写者，居然同时也是一名资深跑者。或许从他的诗句“*直到可怕的时间成为敌人*”（《听见时间的声音》），我们可以一窥堂奥。换个角度来看待此问题，将其解读为人类自古以来的本能和尝试也未尝不可，那就是向有限的时间索取无限可能。如同“夸父逐日”这则神话所蕴含的无穷魅力，跑步让一位诗人的现实生活具备了文化原型的寓意。听说那些热爱跑步的人之所以热衷于奔跑，除了通过剧烈体育运动可以消耗能量，还能让大脑产生内啡肽从而获得身心愉悦。但它真能像诗人在搜肠刮肚写作一首诗时，在苦思冥想中向词语求取宇宙奥义时那样得到同样高烈度的精神回报吗？春泥的诗行用他特有的口吻对这一诘问进行了回答：“*在匆忙行进的世界里/所有的忧伤都已随风而逝*”（《奔跑》）。我写诗，但我不跑步，我熟知在词语中“找虐”的妙趣之所在，并且乐此不疲。但我并不了解跑步带给诗人的身心愉悦。我知道村上春树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跑步，媒体报道说他已经跑过了上万里路。这让我不禁感到有些惊讶。我不知道诗人春泥是否也像村上春树那样，之所以喜欢跑步，还有另外一重更不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他们都很享受跑步中那段独处的时间。是的，“*在云端里写诗/在泥泞中奔跑*”（《奔跑》），这样的二分法对生活并非始终有效，但也不失为一种充满洞见的人生策略。“*没有什么能阻挡黎明的到来/一切事物终归会按照规则运行*”（《细雨中奔跑》）。历尽世事沧桑后依然持有乐观豁达，真耶假耶，孰是孰非，诗人心中自有一块试金石。

不得不说，春泥在诗中表现出的某种高蹈气质是不言而喻的。“*浩瀚的星空闪烁着无垠的光芒/奔跑在万千事物盛开的季节里*”（《追光奔跑》）。在对跑步的坚持过程中，春泥“遇见”的“奇迹”，给他的生命带来了气势磅礴的开阔视野，给他的诗行带来了充满压迫感的节奏。“*越过你的目光和肩膀/我看到了更远的山峰*”（《生日》）。“*行走在路上的风景动人心魄/只有跋涉，才能不断领略*”（《立春》）。“*没有理由拒绝期待已久的鼓掌/春天的列车不会为谁而停留*”（《关于春天》）。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感受、认知和渐悟，是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的“非常名”和“道可道”，静水流深，真力弥满，积累非一朝一夕，最终涓滴融汇，成就了他在写作道路上源远流长的“个人的诗泉”的泉眼之一。

像很多对时间充满敏感的诗人一样，春泥对节气、时令和季节的感知也体现在他的诗歌题目上。比如《谷雨》《芒种》《雨水》《惊蛰》《小满》《春分》《立春》等，就直接以节气作为自己诗歌写作的命题，把个体生命在语词间的历险跟五千年的历史征候相契合，令他的诗写接续了农耕文明的根脉和气息，并秉承了亚洲大陆所特有的深厚、宽广和辽阔，让文本在诗人对时间的深度观照下拥有得以完成的可能，并最终达至平和、轻盈、温润和饱满，且圆转自如。

其他诸如《怀念玉米》《风吹麦浪》《触摸稻田》《走在时间的边缘》《七月的光》等，无一不反映了诗人与这种文化资源和精神矿脉之间的传承与依存关系。

另一方面，诗歌写作的过程就如同俄尔甫斯与命运抗争的过程，既充满怀疑和持续自我否定，也充满决绝和大义凛然。从“*新生和换季会出现阵痛/拔节是岁月的另一种见证*”（《风吹麦浪》），到“*无拘无束地盛开在时光深处/燃烧自己点亮破碎的声音*”（《支离破碎的时光》），再到“*直到燃烧的神圣时刻/选择与理想一起埋葬*”（《疼痛》）。这过程饱含生命的艰辛，充满疼痛的煎熬，一个词即是一场灵魂的拷问，一行诗即是一次赴汤蹈火的征途，诗人唯有“*踏上属于自己的飞翔旅程*”（《突如其来》），去“*努力追逐属于自己的梦想*”（《关于绽放》），才能最终“*在天地间升腾起一道彩虹*”（《突如其来》），“*在一望无际的原野和山岗/遇见春暖花开，寂静欢喜*”（《关于绽放》）。

还有一点，春泥的诗语言大体比较自然、平易，“*自然是最好的诗句/拒绝一切矫揉造作/在浮夸的世界里/急需朴实无华回归最初/最好的安排也不过如此/在半夜写几行能读懂的诗*”（《在半夜写诗》）。

我还注意到春泥的诗歌具有较强的抒情质地。尽管在世界诗歌格局中，越来越强调诗歌的现代性以及复杂的诗歌技巧和经验传达的复杂性，但是当“诗”与“歌”能够较好平衡时，诗歌的传播空间和辐射广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踏花归来马蹄香

——巴·那顺乌日图文学创作扫描

□李炳银

蒙古族作家巴·那顺乌日图最近以《阳光草原的英姿》为书名，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6卷本汉文文集。这是那顺乌日图文学创作的阶段性总结，也是人们认识和感受作者文学个性特点的便捷渠道。

我与巴·那顺乌日图是几年前在他创作报告文学《稀土之光》时有所接触，平时交往也不多。真是没有想到，他有曲折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如此丰盈的创作成果。这套由散文、报告文学、杂文等文体作品构成的文集，无论在其形体规模还是内容蕴含方面，都给人大气厚重之感，有开阔繁盛之态。作者将文集命名为《阳光草原的姿态》，看来是有蕴含和象征之思的。

那顺乌日图自小生长生活在只有蒙古族语言环境的边远地方，可他后来通过读书学习和20多年新闻记者生涯中的实际锻炼，竟然成了一位在口语和文字表达上都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汉语的作家，真是令人钦佩。20多年的新闻工作经历，也为他接触各类社会人物、见识判断各种社会矛盾现象提供了很好的机缘。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不断进取的学习意志和力量，这样不断开阔的生活领域和世界，那顺乌日图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更加丰富，也使得他的文学创作更具有表达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蒙古高原和辽阔的内蒙古草原，孕育了非常富有蒙古族精神情感和意志品格的独特民族文化。这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色彩个性绚烂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各民族的文化共同组成了悠久、多样、繁盛的大中华文明文化的宝库。蒙古族文化是非常富有历史延续性与现实生机的一种文化存在，几十年来，那顺乌日图将根须深扎在内蒙古这块土地上，不断见识和感受民族文化的力量，发现和体会蒙古族兄弟姐妹们在生活命运方面的向好变化，以自己的诗情、激情、深情给予描写和表达，有很多如同长调般委婉、诗意、动情的歌唱。那顺乌日图认同“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根之所系、脉之所维”的认识，他将蒙古族的精神看成“蒙古马精神”，时常将其所包含的“刚毅、坚韧、通人性、忠于职守、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等精神赋予笔端，用许多作品使这种文化精神得到生动呈现，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例如，他分别深入动情地书写了长调传承人拉苏荣、宝音德力格尔，马头琴传承人色拉西、桑都冷、齐·宝力高，呼麦新生过程中的呼格吉勒以及嘎达梅林精神曲折坎坷传承过程中的许多故事、人物和情景。那顺乌日图在书写这些蒙古族特有的文化表达形式如何得到很好传承的同时，也表现了社会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写出了各种人物不惜付出物质和精神的巨大牺牲的文化情感和态度，这都是“蒙古马精神”的生动形象表现。蒙古马中有“走马”“颠马”“快马”的区别，他笔下的不同故事也正是这般情形，情景虽异，目标相同。另外，像在“试管羊之父”旭日干的身上，在马业科学家芒来的身上，在沙沼贫困地区创造沙漠造田防渗槽成功推广水稻种植的“活财神”塔木扎布、在神奇的蒙医药大师苏荣扎布以及摄影家赵如意、蒙文书法家包金山、蒙古族服饰设计师色·娜仁其其格等人的身上，也都体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痴情投入的情怀和坚忍不拔的行动力。而对于科学的不断探索的精神等，也都被那顺乌日图热情地关注并生动形象地描绘。正像时任内蒙古作协主席扎拉嘎胡所评价的，那顺乌日图的散文就像蒙古长调，“是一种灵魂激荡飞越，神色高亢悠扬。又像‘安代舞’般质朴敦厚，生命火花闪闪发光，情感如同海涛汹涌澎湃”。

那顺乌日图在将自身长久、深入地融入蒙古族丰富文化领域的同时，还以很高的现实热情，自觉汇入到现实社会、经济和科学发展的潮流中，书写新的中国故事，这一点在其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稀土之光》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为了这部报告文学的书写，那顺乌日图20多次走进包头，先后采访了100多位相关人员，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信息资料，非常投入和用心。稀土是如今工业制造的重要稀缺资源，我国在这一领域占有很大优势。过去，由于认识的粗浅和研究开发能力的不足，我们曾经非常简单和粗放地将这种稀缺资源廉价供应给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因此而受到伤害。为改变这种局面，作为“稀都”的内蒙古包头市及时迅速改变观念、创新转型发展步骤，在继承老一代科学家如丁道衡、何作霖、徐光宪等的科学情怀和科学精神的基础上，与国家战略协同一致，与中国科学院稀土研究中心等相关部门紧密合作，在许多决策者的科学果断决策和很多新一代稀土研究科学家的努力下，终于促使世界稀土的中心由欧美、日本转移到中国包头。我们逐步掌握了稀土市场的话语权和技术控制权，并且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这种话语权地位的转变，对增强我们的经济建设能力和国防力量，都有很积极的作用。那顺乌日图被这伟大的爱国精神和科学精神所感动，在《稀土之光》中对许多严峻的斗争局面、很多人的无私奉献和努力开拓给予了真实而激情的文学描绘。

另外，那顺乌日图还创作有报告文学《雪战“1·03”》《大爱无疆》《艺术无价》等作品，用散文、杂文和游记等文体书写父母亲情，记述人们珍惜草原、与风沙对抗、广植布绿的行为，通过自己的经历阐述新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感受。这些文章长短不一，内容多样，都是作者自己的真诚感受和发现，不因循守旧，其中很少看见时语套话，全是我手写我口。许多富有哲理和诗意的语言，因其是质朴真情的流露而富有浸润读者心田的力量。

那顺乌日图就像一匹刚毅、坚韧、勤劳的蒙古马，几十年来不断行进在辽阔的蒙古草原上。“踏花归来马蹄香”，他的这些作品，有在山河草原间行走的形迹，有绿草花香的清甜味道，更有人间的生活气息和烟火景象，是泥土的芬芳和生活的歌谣。虽然一些作品稍多个人化的述说，似有庞杂之相，会影响他创作风格的规整鲜明，那顺乌日图的文学成就和收获就像不易望断的草原，在内容情感和情景描绘等方面，已经延伸得很远很远。

那顺乌日图已经步入高龄，可他依然壮志凌云，保持着很强烈的创作热情。我诚挚地祝他身体健康，创作再出新成果！

一曲感人至深的生命吟唱

——电影《脐带》观后感

□高明霞（蒙古族）

《脐带》是一部新颖的草原题材艺术片，由乔思雪自编自导，姚晨和曹郁监制。影片以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为背景，讲述蒙古族音乐青年阿鲁斯为陪伴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回到家乡经历寻找与告别的心灵旅程。影片通过象征脐带的牛毛绳和伴随镜头画面多次复现的蒙古族民歌，在银幕上演奏了一曲感人至深的生命吟唱。

为防止母亲发生意外，阿鲁斯情急之下将一根牛毛绳系在了自己和母亲腰间。过去有不少大人用一根带子系住学步的孩子，以防孩子磕碰或走失，影片似乎不经意地使用了这一生活细节，“脐带”的寓意得以具象化体现。一根绳子融入浓厚的母子情，亲情的温度由此蔓延。绳子牵动着阿鲁斯跟随母亲不断行走，满足母亲孩子般的任性，共同寻找她潜意识深处的“家”。最终母亲走向生命终点，阿鲁斯的心灵也受到洗礼。

草原题材故事片始于1942年的《塞上风云》，新中国成立后拍摄了《内蒙人民的胜利》，以后又涌现了《牧人之子》《草原晨曲》《鄂尔多斯风暴》《祖国啊，母亲》等一批享有盛誉的草原题材影片，其中贯穿着国家统一、民族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视觉呈现上，草原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成为草原题材影片基本的文化符号。上世纪80年代以降，草原题材电影进入创新与丰富发展阶段，出现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影片，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如《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骑士风云》《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额吉》等。这阶段的草原题材电影，叙事具有广阔的历史意识、英雄主义情怀和现实反思精神，镜像的视觉表现更生动灵活，特别是塞夫、麦丽丝导演的“马背动作片”，创造了草原题材电影的视觉奇观，被称之为“马背芭蕾”，代表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辉煌。进入21世纪以来，草原题材电影在探索中发展，以更加宏阔的视野汲取全球电影的艺术经验，着力表现现代化进程中草原人民的生活境遇与精神状貌，影像表达更多带上了个性化特征，如《季风中的马》《蓝色骑士》《诺日吉玛》《天上草原》《寻找那达慕》《乌珠穆沁的孩子》《圣地额济纳》等。“90后”导演乔思雪的处女作《脐带》犹如一缕清风，以鲜明的女性审美特质和年轻人的当下生活体验，在草原题材电影长廊中增添了一抹清新明丽的光彩。

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对人性而言是一种考验。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是一个关于伦理道德观的共识，施孝的行为有着各种答案。《脐带》取材于当下日常家庭生活，通过阿鲁斯兄弟俩对待患病母亲不同的态度，首先予以道德层面的揭示，否定哥哥粗暴行为的同时也表露了他的无奈。告别母亲时哥哥眼里充满愧疚和不舍，而后瞬间扎进母亲的怀抱；弟弟带领母亲回到老屋后，哥哥追随而至，默默表达自己的歉意，带走弟弟曾经拉过的马头琴进行修理。这两个细节表现出了哥哥的忏悔和对灵魂的修补，以无言之声表明了影片温和的批评态度，让人物在善良的力量面前实现自我完善。《脐带》细腻温婉的叙事风格包含了明确的善恶价值评判，同时以宽容之心为哥哥创造了心灵升华的空间，较之以往草原题材影片或热情讴歌或强烈批判的叙事方式，《脐带》以温婉柔和的叙事方式，通过细小的家庭生活折射当下社会的普遍问题，在诗情画意中传递痛楚情境中人性善与美的光芒。

在城市里正当红的歌手阿鲁斯和所有游子一样，家乡是他的情感寄托，却未必是能够回去或者愿意回去的地方。影片开头的马头琴和电声乐器暗示出阿鲁斯内心的不安，歌厅里电子器乐的狂欢喧嚣取代了马头琴牧歌的寂寥悠远，阿鲁斯眼神迷茫，唱道“虚迷的阻碍，空洞的眼，我迷失我自己，在这世界和空洞的眼，我丢失了过去……”阿鲁斯回到家乡，在陪伴母亲走向生命归途的过程中，遇见了懂他爱他的姑娘塔娜，找到了音乐创作的源泉，精神有了栖息地。他唱出发自灵魂深处的歌：“我像昂格尔的雏鸟一样，听到远方的母亲在呼唤，我像归途中的小燕儿，追寻母亲的呼唤。”塔娜告诉阿鲁斯：“我出生在这里，回来后就不用考虑我是谁，我在哪儿。这里不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我们不是一直生活在过去。”最终阿鲁斯割断了连接母亲的绳子，就像呱呱坠地的婴儿被剪断脐带，意味着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阿鲁斯留在家乡，延续母爱的血脉情感，他的基于广阔天地和人间真爱的音乐生命将更加旺盛，文化包括艺术传承是一条无形的脐带。《脐带》首先是爱与责任的故事，故事背后闪烁着作者对于艺术创作生命的深沉感悟。

在《脐带》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影像语言中，蕴含着对于生命终结的哲学思考，思想深度超乎作者的年龄，从而在艺术表现方式上取得了诸多突破。影片中，心理回归孩童期的母亲娜仁卓格执意寻找一棵树，她认为这棵树旁就是自己的家，父母在这个家等待着她。娜仁卓格去世后，阿鲁斯继续寻找，他穿过一片片绿草地，在一片荒漠之地找到了这棵树，它一半已枯死，另一半枝叶繁茂。如果把这棵树看作人生，那么人的生命同样是扎根土地、开枝散叶、新陈代谢、老枝干孕育新枝叶的过程，最顽强的生命往往在苦寒处。我们可以用这棵树来诠释娜仁卓格对生命归宿的追寻，它是草原民族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意识的艺术外化。这棵树是具象的，也是形而上的。

娜仁卓格的死亡应该是一场很悲痛的戏，影片运用载歌载舞的场景、幻象式的盛装召唤仪式，在庄重欢乐的氛围中完成了一场最痛心的告别。艺术之境进入哲学的高度，对死亡的认知升华出高格的美学韵致，既不失催人泪下的效果，又能够净化和提升人的情感境界。《脐带》用诗性的欢乐画面表现死亡的悲剧，将悲伤痛苦的情感转化为欢乐祥和的艺术情境，这种高度克制、以喜寓悲的艺术辩证法，其深层的思维基础是对生命的哲学认知。从这个角度看，《脐带》在其艺术表现中所体现的哲理意蕴，为草原题材电影带来了更为突出的哲思特征。

《脐带》的诗意浪漫与哲思深度，离不开影片中大量真实生动的细节运用。平淡舒缓的故事情节，仿佛横向移动的画面徐徐展开，随着阿鲁斯母子的行走，牧区小城镇的街景，草原的湖泊河流、蓝天白云等自然景观，人们日常的生活状态，人与人之间朴实真诚的关系，共同营造出田园牧歌的温馨意境；阿鲁斯家老房子里的蚂蚁群，草场上被救的迷途羊羔，摩托声、水声、风声，不同情境中传出的民歌，这些看似自由散淡的小细节，都与生命的主题和意义密切相关；草原上林立的风力发电大风扇，私人牧场追逐阿鲁斯的无人机，塔娜时而驾驶摩托车时而驾驶皮卡，风驰电掣地来来去去，草原生活的现代感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影像中的大量细节展现出了女性叙事细腻柔情的优长，有笑有泪、耐人寻味，撞击心灵的力量感很强。应该说《脐带》以其突出的女性气质和时代气息，别具一格地开放在草原题材电影的园地中。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母亲娜仁卓格的扮演者巴德玛，她出色的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脐带》的艺术魅力，是影片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巴德玛曾经凭借《诺日吉玛》荣获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她高超的演技含而不露，对人物有着深入的理解和很强的把控力。她将娜仁卓格病态的执拗、孩子般的天真任性和作为母亲的慈爱，通过了无痕迹的表演传递给观众，那干净的眼睛和顽皮的笑脸，让观众动容落泪。巴德玛大巧若拙的艺术表现力为草原题材电影赢得了声誉，她是一位出色的歌唱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她塑造的娜仁卓格是草原题材电影人物形象谱系中一个不一样的母亲，是众多艺术形象中独特的“这一个”，她的笑容和眼神深深烙在了观众心目中。

稻盛和夫说：“我们只有时间去爱去享受。”接着他的话说，我们只有时间去关爱父母，去享受爱的温暖和生命的意义。或许这就是《脐带》要告诉人们的。